

张悦然 著

是你来

IS THAT YOU COMING TO

检阅

INSPECT MY GLOOM

我的忧伤了吗

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张悦然 著

是你来

IS THAT YOU COMING TO

检阅

INSPECT MY GLOOM

我的忧伤了吗


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/ 张悦然著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5327-3451-X

I. 是... II. 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7503 号

特约编辑 沐 子

责任编辑 孟 丽

封面设计 张悦然



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

张悦然 著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× 1194 1/32

印 张 4.5

字 数 100 千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7-3451-X/I·1996

定 价 19.00 元





目录

CONTENTS

小染

001

033

器艳

葵花走失在1890

049

095

沉和

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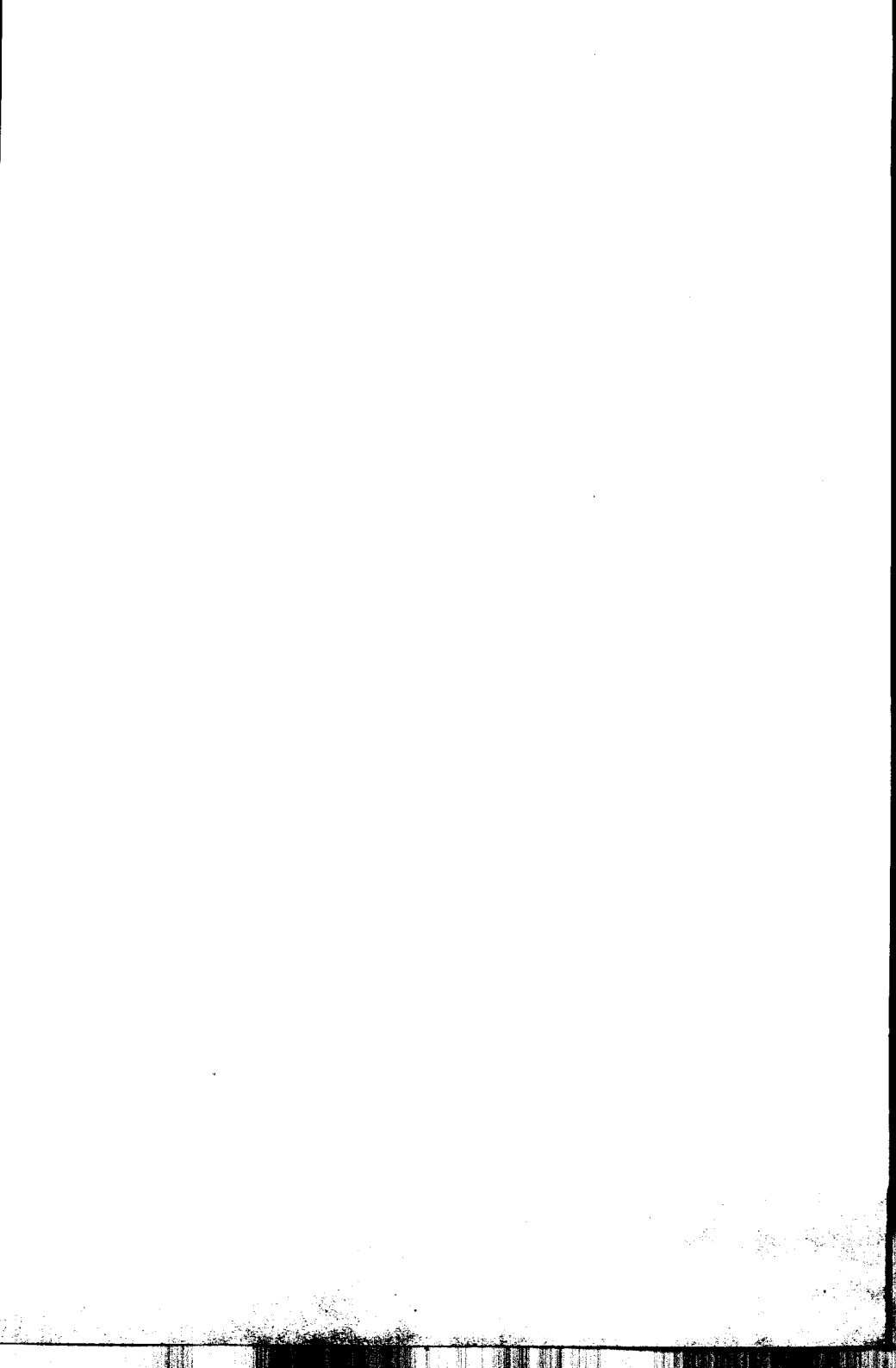
111





小 染

二层阁楼，抑或嘴唇浸入夹竹桃里



男人男人，怎么还没有睡去。

我坐在窗口的位置看表。钟每个小时都敲一下，我看见钟摆像个明晃晃的听诊器一样伸过来，窃进我的心里。那个银亮的小镜子照着我俯视的脸。我的嘴唇，是这样的白。

窗台上的有我养的水仙花。我每天照顾它们。花洒是一个透明印花的。长长的脖子长长的手臂，像个暗着脸的女子。我把她的肚子里灌满了水，我能听见这个女人的呻吟。很多很多的明媚的中午，我就扯着这个女子的胳膊来照顾我的花朵。

阳台上有六棵水仙。我时常用一把剪刀，插进水仙花的根里。凿，凿。露出白色汁液，露出它们生鲜的血肉。我把剪刀缓缓地压下去，汁液慢慢渗出来，溅到我的手上。这把剪刀一定是非常好的铁，它这么冷。我一直握着它，可是它吸走了我的所有元气之后还是冰冷。最后我把切下来的小小鳞片状的根聚在一起。像马铃薯皮一样的亲切的，像小蚱蜢的翅膀一样轻巧。我把它们轻轻吹下去，然后把手并排伸出去，冬天的干燥阳光晒干了汁液，我有了一双植物香气的手。

冬天的时候，小染每天买六盆水仙花。把它们并排放在窗台上。她用一把亮晶晶的花剪弄死它们。她站在阳台上把植物香味的手指晾干。

然后她拿着花剪站在回转的风里，发愣。她看见男人在房间里。他穿驼色的开身毛衣，条绒的肥裤子。这个冬天他喜欢喝一种放了过多可可粉的摩卡咖啡。整个嘴巴都甜腻腻的。他有一个躺椅，多数时候他都在上面。看报纸抽烟，还有画画。他一直这么坐着。胡子长长了，他坐在躺椅上刮胡子。他把下巴弄破了，他坐在躺椅上止血。

有的时候女孩抱着水仙经过，男人对她说，你坐下。他的话总是能够像这个料峭冬天的第一场雪一样紧紧糊裹住女孩。小染把手紧紧地缩在毛衣袖子里，搬过一把凳子，坐下。她觉得很硬，但是她坐下，不动，然后男人开始作画。小染觉得自己是这样难堪的一个障碍物，在这个房间的中间，她看到时光从她的身上跨过去，又继续顺畅地向前流淌了。她是长在这个柔软冬天里的一个突兀的利器。

男人是画家。男人是父亲。男人是混蛋。



女人被他打走了。
女人最后一次站在门边，她带着一些烂乎乎的伤口，定定眼睛看了小染一眼，头也不回地带上门。小染看见门像一个魔法盒子一样把过去这一季的风雪全部关上了。小染看见女人像缕风一样迅速去了远方。门上沾了女人的一根头发。小染走过去摘下了那根普通的黑色长发。冬天，非常冷。她随即把手和手上的那根头发深深地缩到了毛衣袖子里。

小染不记得这汹涌的战争有过多少次。她只是记得她搬了很多次家，每次都是摇摇晃晃的木头阁楼。每次战争她都在最深的房间里，可是楼梯墙壁还有天花板总是不停打颤。女人羔羊一样的哭声一圈一圈缠住小染的脖子打结。小染非常恐惧地贴着床头，用指甲剪把木漆一点一点刮下来。每次战斗完了，女人都没有一点力气地坐在屋子中央。小染经过她的时候她用很厌恶和仇恨的眼神看着小染。然后她开始咆哮地骂男人。像只被霸占了洞穴的母狼一样的吼叫。小染走去阳台，她看到花瓣都震落了一地，天，又开始下雨了。

那天又是很激烈的争执。小染隔着木头门的缝隙看见女人满脸是血。她想进去。她讨厌那女人的哭声，可是她得救她。她扣了门。男人给她开了门，然后用很快的速度把她推出门，又很快合上了门。锁上了。男人把小染拉到门边。门边有男人的一只黑色皮包和一把长柄的雨伞。男人不久前去远行了。男人一只手抓着的小染，另一只手很快地打开皮包。在灰戚戚的微光里，小染看到他掏出一只布娃娃。那个娃娃，她可真好看。她穿一件小染一直想要的玫瑰色裙子，上面有凹凸的黑色印花。小染看见蕾丝花边软软地贴在娃娃的腿上，娃娃痒痒地笑了。男人说，你自己出去玩。说完男人就把娃娃塞在小染的怀里，



她只是记得，她搬了，很多次，家。
每次，都是一摇摇晃晃的，木头脚楼。

拎着小染的衣领把她扔出了家门。锁上了。小染和娃娃在外面。雪人都冻僵了的鬼天气，小染在门口的雪地滑倒了又站起来好几次。

那一天是生日。特别应该用来认真许一个愿的生日。小染想，她是不是应该爱她的爸爸一点呢，他好过妈妈，记住了生日。小染听见房子里面有更汹涌的哭嚎声。可是她觉得自己冻僵了，她像那雪人一样被粘在这院子当中间了。娃娃，不如我们好好在这里过生日吧你说好吗。小染把雪聚在一起，她和娃娃坐在中央。小染看着娃娃，看到她的两只亚麻色的麻花辫子好好地编好，可是自己的头发，草一样地扎根在毛衣的领子里。小染叹了口气说，你多么好看啊，娃娃。

小染记得门开的时候已经是夜晚。她很迟缓地站起来。身上的雪硬邦邦地滚下来，只有怀里的娃娃是热的。小染走路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脚肿得很圆，鞋子胀破了。她摇摇摆摆地钻进房子里。她妈妈在门口，满脸是凝结了的血。女人仔细地看小染。她忽然伸出一只血淋淋的手给了小染一个耳光。

她说：一个娃娃就把你收买了吗？

小染带着她肿胀的双脚像个不倒翁一样摇晃了好几圈才慢慢倒下了。她的鼻子磕在了门槛上。她很担心她的鼻子像那个雪人的鼻子一样脆生生地滚到地上。还好还好，只是流血而已。

小染仰着脸，一只手放在下巴的位置接住上面流下来的血。她看见女人回房间拿了个小的包，冲门而出。她看见女人在她的旁边经过，给了她一个轻蔑的眼神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她和她亲爱的妈妈的目光交汇。然后女人像风一样迅速去了远方。小染走到门边摘下她妈妈的头发，她没有一个好的盒子来装它，最后她把头发放进了娃娃裙子的口袋里。

以后的很多年里，一直是小染，娃娃还有男人一起过的。

男人从来没有和小染有过任何争执。因为小染一直很乖。小染在十几年里都很安静，和他一起搬家，做饭，养植物。男人是画家，他喜欢把小染定在一处画她。小染就安静地坐下来，任他画。

男人在作画的间隙会燃一根烟，缓缓地说，我爱你胜过我爱你的